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包公案 – 百家公案 第五十一回 包公智捉白猴精

斷云：靈怪淫邪迷麗婦，中途失偶復團圓。
包公名譽千年在，閭巷兒童盡獲安。

話說東昌府城南，有一仕官人家，姓周名慶玉。父親在先朝為樞密副使時，曾建功績。上例：但是有功官宦，其子有襲蔭。以此慶玉領著妻子家人赴任。路從登州進發，時值二月天氣，風和日暖，花草含香。一行人行了半個月，來到平原驛歇下。老人都來拜見。週知縣與夫人柳氏在驛中膳罷，因問鄉老：「此去安慶尚有多少路程？」鄉老答道：「過了三山驛就是申陽嶺，嶺下一望水路，遇順風五日可到。」週知縣道：「尚未晚，可望三山驛安下，明日趁早過嶺。」鄉老稟道：「三山驛荒野所在，申陽嶺是個異地方，大人有家小同行，不如此驛歇息，明日當午過嶺，可以無慮。」週知縣道：「父老之言雖是，怎奈限程已近，不宜遷延。」即日發遣人夫，前到三山驛歇馬。

果是此驛荒殘，牀席皆無，是夜週知縣與夫人只在中庭開地鋪而宿。柳氏出自名家，兼通文墨，是夕甚覺不樂。初更盡，但聞四壁蟲聲唧唧，星月穿窗，倍加寂寥。週知縣睡不成寐，於枕上口占五言四句云：

慚愧功名客？鄉心日夜催。
君恩猶未報，寧敢惜筋衰？

吟罷，才著枕，忽窗外一陣冷風過處，怎見得那怪風：好似邊疆驅鐵馬，恰如江水送濤山。

比及天明，週知縣枕邊不見了柳夫人。驚慌起來，忙呼集公人詢問，俱各失色。看門尚未開啟，四下並沒動靜，及拘鄉民間之，乃云：「此驛荒廢年久，近前就是申陽嶺，常出怪異，但有美麗婦女，便攝去再不知下落。夫人必被此怪迷去矣。」

週知縣聽罷，放聲大哭道：「夫人因隨我到此，不知下落，情願棄官訪究。」有聽事吏胡俊在旁，見本官悲痛，近前稟道：「大人且省煩惱，此去任所不遠，待上了任從容訪之，猶可知夫人消息，若中途棄官，反得罪於朝廷，是兩不美矣。」週知縣依其言，即日起程，過嶺登船，直到寧陵縣河下起岸。有職人員都來迎接。

到衙上了任，數日不出堂。有吏人稟云：「本縣是開封府治下，包府尹不是小可，大人須往參之。」週知縣吩咐馬夫，逕來開封府衙參見包拯。包拯聞其先尊名色，甚敬禮之。週知縣因夫人之故，思慕不置，言語舉止皆失措。拯怪問其故。週知縣不隱，將前事告訴一遍。拯驚道：「世上有此等怪異？君且向縣理政，我必鬚根究夫人下落。」週知縣拜謝而回。

拯思一計，次日上一道本：「見得登州地界不靖，臣願往安撫之去。」仁宗允其請。及出朝轉府中，打扮做一秀士模樣，帶黃、李二公牌密離了東京城，前來登州地界緝訪是事。一連經幾處，並無蹤跡。忽一日行人深源，遙聞鐘聲隱隱，但見樹木交雜，卻是一座偏僻古刹。拯入得寺來，遇見一老僧，邀進方丈敘坐。茶罷，老僧問：「執事從何來？」拯答云：「小生從東京來，要往登州府探親，經過寶刹，特來相訪。」老僧道：「貧僧守居山僻處荒涼院宇，有甚麼好處？」拯正待再問，忽一行童來報云：「申公有請。」老僧歎口氣道：「此畜孽又來惱我！」便辭拯逕入曇堂去了。拯疑怪，吩咐公人在外伺候，自轉身入到裡面，探問申公是誰，沒遇一人在，適那來叫老僧的行童慌忙走出來。拯攜手問云：「適聞師父說甚麼申公，卻是誰？」行童道：「秀士休問，說起來惱人也。」拯陪小心，務懇其說。行童邀拯出堂，從容與之講道：「此申公住居申陽嶺白石洞，乃是個千年靈氣猴精也。淫邪無厭，但遇有美婦人，便起怪風，攝入洞中取樂。不從他的，就裂了身體，誰奈他何？只有我師父戒行頗貞，彼亦相敬，因以申公呼之。日前攜一麗人來游寺中，師父問得來，卻是一知縣夫人，容顏甚是憂感，於廊下留得有字跡而去。」拯問：「此申公今在何處？」行童云：「適聞二人辯論，我師父將言語勸他，彼怒，將師父亦攝得去了。」拯云：「彼攝你師父去如何？」行童云：「過幾日回意，又放之歸。」及聽罷，嗟呀不已，逕到廊下，看壁上果題有詩四句云：

緣絕三山驛，君心知不知？
包公頻訴論，取妾莫教遲。

拯讀罷，愴然付道：「彼亦知來投於我。」即錄此詩，轉回寧陵。週知縣迎接入衙，甚致慇懃，酒禮款待。飲至半酣，拯袖中取出錄詩與週知縣。周讀罷，雙淚盈腮，乃道：「此是柳夫人所作，大人從何得來？」拯不隱，直道其事。週知縣離席拜懇，乞救夫人之策。拯道：「汝休慮，我回府自有主張。」即日離寧陵回到本府，開了衙，出告示張掛：「但有人得知申陽嶺白石洞精怪居址來報，官給賞銀四十兩。」

忽一日，寧陵管下小石村一獵夫，姓韓名節，身輕躁健，任他絕崖壁尖可登，合該發跡。那日正趕一黃鹿，到著個壁去處，望見上面有光，韓節乃沿石壁上去。看時，見一群美婦人在坦平石上坐。見有人上來，各驚近前問之。韓獵夫說與因趕黃鹿至此。眾婦人道：「也是你有緣，不該盡，若遇妖怪在此，性命不保矣。汝急回去，於我眾父母家報信，必有重賞。」獵夫方知是精怪居處，乃密問眾婦人精怪如何。婦人道：「彼甚靈通，今出去尚未回。一身是鐵，利刃不能近他。嘗日自言惟有毒酒可醉之，再祭麻繩縛定，方可計較。」獵夫道：「休漏泄此機。即日包太尹正是根究此事，待我去報知，便來救取。」

眾婦人約以某日來此會集。

韓節依前下來，逕到開封府前揭了榜文，入見包拯，報知是事。拯私喜道：「周夫人想在內中矣。」即賞韓節酒食，準備醇酒加毒藥，裝進小泥埕，依期差公牌各帶弓箭麻繩之類，隨韓節來到絕壁下。韓節吩咐公牌將酒各安於繩上，係定腰間，自己先沿上去。那眾婦人見韓節復來，半驚半喜。韓節以藥酒弔上來，交與眾婦人，約之：「在崖下等候，遇有酒埕投下為號，乃可上來。」韓節依其言。霎時間，精怪一道金光，回到洞中，與眾婦人戲謔一番，倒在石牀上。眾婦人各捧酒而進，精怪一飲而盡。須臾，藥酒發作，便悶將去。韓節聽見空酒埕從岩頂墜下，自先沿上去，復弔公牌數人上來。搶進洞中，見一大白猴醉倒在石牀上。眾人用麻緊緊捆了，洞中無限美器，被公牌收拾俱盡。先將妖怪弔下，總共八位麗人逐一弔得下來。眾人歡喜，將猴精抬進開封府。

包拯聞知捉得妖怪，升堂審理，果見一個白猴，火眼金睛，縛定不能動。拯道：「此異畜，當即除之，休待其醒。」吩咐取過降魔寶劍一把，親手斬下。忽一聲響亮，堂下不見了妖精，惟有火光迸起，倏然而沒。拯既斬了猴精，著眾婦人近前，問哪位是周夫人。柳氏應聲：「小妾便是。」拯叫起人後堂見李夫人。適週知縣聞知此事，正來府中體訪消息，與柳氏相會，夫婦相抱而哭。包公為設慶賀筵席待之。飲罷，週知縣拜謝，同夫人轉寧陵。其餘眾婦，拯各訪父母遺還。只有一婦，是陝西董家女，家鄉遙遠，無親來認，拯遂將其嫁與韓節為妻。夫婦甚感其德。上聞此事，宣拯入朝親問之。拯一一奏達畢，甚加欽獎。在朝仕宦誰不仰其英風者耶。